

珍宝

安·塔姆薩列 著

袁湘生 譯





珍 宝

[苏]安·塔姆薩列著

袁 湘 生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Антон Тамсааре
Клад и другие рассказы
本書根据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55年版本譯出

珍 宝

〔芬〕安 塔姆薩列著

袁 湘 生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登記證出011号

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首經售

*

書 号 1490

开本78×1092 耗132 印張6 1/4 字數115 000

1957年10月第1版

1957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1,000 定价(6)0.50 元

安东·塔姆薩列小傳

爱沙尼亞的古典文学家安东·塔姆薩列(汉岭)于1878年誕生在一个农民的家庭里。他在乡村小学校 and 教区小学校毕业后，繼續入中学学习，1907年升入塔尔图大学法律系。

安·塔姆薩列的最初几部作品——关于农村劳动者的故事和随笔——是在二十世紀开始几年間世的。作者把他的主人公刻划为有本领的、与大自然拚命搏斗和奋起反抗压迫者的人物。短篇小说对呀！中的老僱农米克，那一个有灵感的音乐家，并不是完全忘記了他还有自尊心。短篇小说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里的那个农村牧童具有絕頂聪明的头脑。他某一次走进教堂之后，就認識了宗教的虛伪面目。

在中篇小说老年人和青年人(1903年)里，塔姆薩列塑造了一个年輕农民卡利尔的形象。这个人物不安于旧的生活方式，幻想靠着他的双手去放干沼地里的水，清除地里的頑石，建筑寬大的住房。这是一个改造家，真理和正义的探求者，也是塔姆薩列的許多作品中的一个主人公。然而作者明白，这样單干的人是注定不能看見他的希望实现的，資本

主义毁灭了他们的美好意向。

在塔姆薩列的某些短篇小說里，他給讀者提供了許多資本主义城市的画面。作者笔下的主人公仍是受欺侮的、无权利的、有时甚至連姓名也丧失了劳动人民(第十七号女送报員 1904 年)。

在 1905 年革命这一段时期里，塔姆薩列在他的作品中猛烈抨击农村中整个地主資產階級的剝削制度，他向那些武裝特务分子的迫害手段断然提出了抗議。

这一个时期的面貌被安·塔姆薩列描繪在他的中篇小說珍宝 (1907 年) 里。他的高度的技巧反映出了，那些穷苦不堪的、不久前还是順从德国貴族的奴隶农民們的覺悟。不过在反动势力面前他們还是軟弱的。教会所养成的保守、迷信和敬畏天老爷的心理，依旧保留在庄稼汉們的意識里。他們虽遭受失敗，但是精神上他們并没有被摧毁。这只是他們斗争的一个阶段。

在反动的年代里，当爱沙尼亞資產階級文学家追隨西方的頹廢派，創作了一些悲觀失望和形式主义的作品并且組成了一个頹廢派团体年輕的爱沙尼亞的时候，塔姆薩列独能不随流俗，尽管他短時間內也放弃了轟动一时的主题。

塔姆薩列在他对自己民族的历史命运之意义的長期探求和理解上所获得的巨大劳动成果，要算他的洋洋五冊的長篇敘事小說真理与正义 (1926—1933 年)。作家在將近半世紀的时期內探溯着他的主人公的生活。書中那个幻想控制自然和放干沼地的水的农民安德列斯的严峻形象，类

似高尔基描述資本主义发展时期那些長篇中的不朽人物。个体农民与沼泽和頑石所进行的力量悬殊的斗争并不曾带来成功，于是在晚年失掉了信心的安德列斯只好把他的理想寄托于未来，他幻想着，有朝一日庄稼汉們終会齐心协力来改造他們的土地。他把自己的信念交給他的儿子英德列庫，于是英德列庫就到城市里去寻找真理和正义，他偶然成了1905年革命事件的一个参加者，模糊地意識到革命的意义和任务。当时爱沙尼亞資產阶级的风气頹廢、資本主义强盜的豺狼成性和政治家的卖身求荣，都使他深感憤怒。長篇小說是以英德列庫回到农村結尾的。这个凭个人力量来寻求真理的人物，只好从农民的平凡劳动里寻找安慰，似乎想借此来清除干净腐朽的資產阶级“道德”。

这部作品反映出作家世界观的力量和弱点。塔姆薩列的洋洋五冊的敘事史詩可算是对資本主义现实的严厉譴責，然而長篇中那些反抗社会上不公平現象的主人公是單干的、是无力的，他們距离通过革命实践来改造社会的理想还很远。

新的乐观的情調出現在塔姆薩列三十年代的那些作品里。由于群众革命情緒的蓬勃高漲，同时也由于法西斯势力的甚囂尘上，人們便把偉大的高尔基所提出的“我們的文化巨匠們該和誰在一起？”那个問題提到了首要地位。这时，依照我們的看法，塔姆薩列是站在和法西斯恐怖进行斗争的进步力量这一边的。

在这段期间，爱沙尼亞右翼社会民主党的統治者抛弃

了資產階級的自由，在國內建立半法西斯獨裁。作家採取了譬喻方式以避免檢查機關的阻難。他創作了一個含有攻擊性的劇本國王怕冷。劇本的情節是這樣的：從前某時候有一個執政者極力取悅群眾，但是在做了國王以後，他就在國內建立反人民的政體。後來人民鬧起風潮來了，這使得那個國王非常害怕，渾身“冷”得發抖。在國王的大臣和仆從中間有幾個新進人物，他們想改變這個衰邁的老年人的心理狀況來挽救資本主義。他們主張建立法西斯制度和進行掠奪性的戰爭。

塔姆薩列在他三十年代所寫的論文里，批判了資本主義制度和腐朽的資產階級文化。“為了這個文化，”他在論文商業與人里寫道，“美國的工人就被拍賣了。”作家相信，主子和僱傭奴隸的社會是不長久的。塔姆薩列把蘇維埃俄羅斯的進步文化和資產階級的腐朽文化相比照。他說，“俄羅斯有許多思想家，他們在將近半世紀的期間內，即使沒有影響全世界，至少是影響了全歐洲的。如果我們所經常崇拜的歐洲应当向俄羅斯人學習些什麼的話，那末，為什麼我們不這樣做呢？”作家最後在他寫給愛沙尼亞青年的一篇論文里，號召他們學習俄文，因為“借此可以認識自己的真正力量和擺脫一切陳舊、腐朽的東西”。

塔姆薩列的最後一部作品——諷刺性的長篇小說從地獄里現形的一个新魔鬼（1939年），是根據一個愛沙尼亞民間創作的主題寫成的。在這部長篇里，魔鬼瓦納巴岡以僱農尤爾卡的面貌出現在世界上，他想嘗試一下，勞動者的命

运究竟苦到什么程度。他落到富农甘特斯手里。尤尔卡企图按照教会的誠律生活，順从地忍受剝削者的殘酷压迫和迫害。然而在吃尽了苦头以后，这个僱农終于帶領了他的几个儿子向压迫者进行斗争。

爱沙尼亞的作家和民主主义者安东·塔姆薩列就以这一部生气勃勃的作品結束了他的創作事业。他于 1940 年 3 月 1 日逝世，距离爱沙尼亞劳动人民成为自己命运之主人的，即他們在國內建立苏維埃政权的那一个日子只有几个月光景。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收集了愛沙尼亞古典作家安·塔姆薩列的一個中篇和七個短篇。在中篇小說珍寶中，作者抨擊了農村中地主—資產階級對農民的殘酷剝削，並向那些武裝特務分子迫害農民的罪行提出憤怒的抗議。短篇小說對呀！寫一個老雇農的音樂靈感；一個意義重大的日子寫一個天賦聰穎的小牧童，直覺地感到宗教的虛偽；第十七號女送報員更尖銳地揭露了資本主義城市的丑惡面貌；其他几篇有的刻劃了勞動人民的生活，有的則是美麗的童話。作者文筆清麗而朴素，故事娓娓動人。

統一書号 10078·1490

定 价 0 5 0 元

目 次

安东·塔姆薩列小傳	I
珍宝	(1)
一个意义重大的日子	(109)
对呀!	(120)
伶俐的卡列利和他的年輕的妻子	(130)
第十七号女送报員	(142)
最后几文錢	(148)
意大利的旅行	(164)
水妖	(175)

珍 宝

1

“你还在挖嗎？”利瓦米亞埃的女当家的①从教堂回来，走到屋子前面一个从沙坡上开掘的土坑边問道。一个沒有穿上服，只穿了件襯衫的老头子坐在一堆从土坑里挖出来的潮湿沙子上，吸着烟斗。他一听脚步声，就知道是妻子来了，因而認為用不着回头便回答：

“大伙儿哪还会有工夫去吊儿郎当和游手好閑呢。”

老太婆朝坑內望了望，看挖得深不深。老头子繼續吸烟，偶尔向坑里唾一口痰。

“只有人不可以糊里糊涂去乱搞一气，”老太婆沉默片刻，然后帶着凄然若有所思的神情說道，“怪不得人們早在談論，說你病后好象有些神經失常，現在我也察覺出这一点了。你何苦硬要死命干呢？”

老头子从下往上望着妻子。

“何苦嗎？”他重复地問道，“可是現在你又何苦爱跑小禮拜堂②呢？你在教堂里听到的事情还少嗎？还帶着安娜去。你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

老头子还是望着妻子。他的女人不作声。

“常言道得好，信仰可以移山。只要我信心坚定，我的劳动是不会落空的。”老头子說。

老太婆沒有回答什么。过了一会儿，她把話題轉到別的方面去：

“傍晚时，我們最好到割草場去。干草腐爛好几个星期了，我們無論如何也沒有法子收割它了。晴天里，总是在庄园里忙碌，可是天下雨，又怎样干活。現在大家又在教堂里做禱告，央求天老爷別下雨。小禮拜堂也一样，但是，相信我的話，大雨又会照样下起来。你瞧，林子后面的天色又是暗沉沉的。要是这样下去，真会把人急死……馬鈴薯也会腐爛的。”

“你干急什么。”老头子回答道：“目前，一切还是会好好生長的，只不过要耐煩点。即使不成長，也沒有什么大不了。赶到秋天，我会掘出珍宝来，那时候，老太婆，你会滿不在乎地側着身子睡覺，吃得肥肥胖胖的了。那时候，老爷和灾禍都不会来麻煩我們，你我便可平平安安地过日子……”

沉默了一会儿以后，馬尔特象是自言自語地說下去：

“我的天，这个沙丘里还会落空嗎。在这里，我們这些傻子早就知道有这么回事。”他把臉轉向老太婆說，“你想想

① 利瓦米亞埃的女当家的——在爱沙尼亞，每个农民的农庄，都有它的名称，这个名称常被用以代替农民的姓。（見安东·塔姆薩列选集第47頁）

② 小禮拜堂——当时与国教分离的教徒們举行祈禱的地方。

看，不是有人在这儿无意中看见过火光閃閃和骷髏跳舞嗎？还有我听见过的那些奇怪的声音呢？分明有那么个人对我说过：‘从屋門口量几步远，顺着沙丘上去，就掘起来。’但是我必須坚定地、毫不动摇地相信这件事……他已經对我说过三遍了……”

“种种奇怪的现象都是譫妄中的錯觉。”老太婆說。

“譫妄中嗎……我的确不明白，我是发譫語呢，还是作夢。”

“不應該相信夢，相信夢就是罪过，这是教师說的，要知道只有他才明白这个道理，要不然，他就不成其为教师了。”

“管他是誰，教师也好，牧师也好，对我來說，反正一样，我是不会发糊涂的……相信夢就是罪过……为什么是罪过？上帝让人类在睡夢中得到休息，那意味着，夢是上帝送来的，不是魔鬼送来的……”

“教师說，做夢是魔鬼作祟，”丽扎反駁道。

两个人都不作声。老头子心里发生了疑問。怎么会这样：做夢是魔鬼作祟？并且教师肯定了这一点，他不是一个是被大家滿口称赞的篤信上帝的人嗎？也許不会吧……但是只要夢得見好兆头，哪怕是魔鬼送来的，也就听凭它吧。老头子希望，他在晚年能够过一过人的生活。他也不打算反抗仁慈的爵爷，不，他願意今后光着头站在爵爷面前，向他低声下气；但是他也希望，整个村，不，整个乡、整个区都知道，利瓦米亞埃的馬尔特是个什么样子的人物。他希望打点自己女儿安娜出嫁，把她的婚礼办得冠冕堂皇，給她一副

丰富的嫁奩。他希望酿造性烈的、能够醉倒庄稼汉們的啤酒，他希望，被啤酒（他还得在酒里放些生黑麦粉）灌得醉醺醺的客人，十年后还记得利瓦米亞埃的安娜的婚礼。

老头子这样想，因此，他的昏花老眼也閃出微弱的快乐和希望的光芒。

門扉嘎吱作响，安娜走进了院子。老年人都轉过身来。母亲看見女儿真有說不出的喜爱。她是多么美丽、多么结实啊！尽管她腰身纖細，但整个体态显得有力而健康。有一件事特別使老太婆高兴，那就是，那个篤信上帝的教师近来竭力誘导安娜去認識永生的泉源。如果教师不是三个孩子的父亲的話，利瓦米亞埃的女当家的真个会在自己高兴的当儿想入非非了。她分明看見，教师甚至一边做祈禱，一边目不轉睛地望着安娜。老太婆还发现过，当教师下跪的时候，他还不时轉过身子来看安娜哩。

“采了很多莓果嗎？”老太婆問女儿：“把莓果送到庄园里或小店里去，多少总卖得几个戈比。”

“哪儿有得莓果采，还没有成熟呢。我总共才采到了籃子里这么两小撮。只够您尝尝味道。”

安娜把籃子递给母亲。

“这莓果多么小呀！”老太婆望了望草莓，然后說，“沒有碰上大粒的嗎？”

“大粒的也有，被我們吃掉了。”

“我們指誰呀？”

“我和教师。”

“原来教师也去采莓果嗎？”丽扎高高兴兴地問。

“是呀，他郁郁无聊地走进了树林子，我們就在那儿遇着了。他說晚上来看我們。”

“真的嗎！他多么关心我們！”

“您听我說，爸爸，我对教师說过，您在掘珍宝。他說，这是魔鬼作祟。”

“可不是你已經向全世界宣布了，你的爸爸在发掘珍宝。等到偷儿們象兀鷹扑死牲口那样，从四面八方飞来的时候，你才会明白，什么叫做多嘴哩。”

“要知道，教师并不是小偷。”安娜反駁說。

“哪儿听說过，把篤信宗教的人叫做偷儿呢？”老太婆支持女儿的意見。

“誰知道他，他是怎么个篤信宗教的人，”老头子說。“每当他因为別人把他的見解看作沒有意义而感觉难受的时候，他老是和大家頂嘴。”

“誰知道他……”老太婆象是用摹倣的口气重复說。“听他說过教的人都知道。”

“既然他是这么个篤信宗教的人，那就劳駕他給我們把大晴天央求到手。”老头子說。

关于这个，丽扎和安娜都沒有說什么。她們明明知道，老头子既然辯論起来，那末，就休要想說服他了。因此她們認為最好是保持緘默。况且母女俩平日也常常談論：正象周圍的人所推断的那样，馬尔特病后真个有些瘋瘋癲癲的。打从老头子动手寻找珍宝的时候起，她們的这种見解尤其

加强了。但奇怪的是，馬尔特的信心和快乐的希望无形中也感染了丽扎。

吃了一些莓果以后，老头子又动手掘坑。母亲和女儿走进了屋子。

日落前不久，教师到利瓦米亞埃来了。馬尔特干得起勁，連客人来了也沒有察覺。教师站在一旁，看了一眼老头子干活，然后对他說，“上帝帮助你。”不知馬尔特嘟囔了些什么作为回答，他繼續挖下去。

“有人告訴了我，你在一个土坑里寻找珍宝，就是这个土坑嗎？”教师問道，“甚至星期日也掘嗎？”

“平常沒有工夫，要在庄园里干活。”

“你为什么掘这个土坑？为什么褻瀆禮拜日？为什么讓你的灵魂犯罪过？”

“沒有行动的信仰是死信仰……”老头子簡略而急躁地回答，一边繼續从坑里挖出泥土。教师困惑地注視着馬尔特，他思索了一会儿，問道：

“沒有行动的信仰是死信仰……你难道有信仰嗎？”

“我坚决地信仰，我的劳动一定会得到上帝的保佑，上帝决不会騙人。”

“不会騙誰？”

“不会騙我。”

“怎見得？”

“当然罗。因为这种幸福就是从上帝那儿落到我这个穷人身上来的。”